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
第三五二回 徐文豹大門曹月娥 眾英雄協拿蔡天化

話說徐寧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將身子一偏，虧他讓得快，已在肩膀上擦了一下。曹德彪看得真切，怕徐寧有失，趕速走過來，向當中一隔，說道：「今日天已過午，咱們明日再來比較罷！」二人聽說，各人收了手。徐文豹就衣架上拿了衣服，換好下台。曹德彪父女及兩個教習，也自下台回莊。黃天霸等自不必說，也是回轉客店。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，歇了片刻，即向女兒月娥及徐寧、石勇兩個說道：「咱們打了這幾日擂台，還不曾遇見勁敵。今日這姓徐的，倒有些扎手。方才徐師傅，若再與他交手下去，恐怕要敵不過他了。」徐寧道：「若不是台主那樣隔開，真個有些敵不上來。但是明日怎樣設個法兒，要敗他一次才好。」月娥在旁，也道：「石師傅，且待你敵他，看是如何？咱再與他較量一次，便可分其高下了。」曹德彪道：「我兒，你可不要小視於他，就是與他比試起來，也須仔細才好。縱不能勝他，也得要與他不相上下，方才不被人笑話。那時為父自有主意。」月娥答道：「女兒自當遵爹爹之命。」說了一會，也就各自用膳，不提。再說蔡天化自從在河南勾欄中住下，戀著一個妓女，倒也不想各處彩花。卻住了半個多月，有些不耐煩起來。這日出門，到街坊上閒遊，忽然聽人傳說，東安縣現在擺設擂台，為的是招贅女婿。蔡天化聽了這話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擺擂的人家，那個女兒，想必是色藝俱全。咱何不到那裡去會她一會？」

若果真美貌，咱打勝了她，定然給咱做老婆；咱也落得有個色藝俱絕的家小，也可幫助幫助。好在咱在這裡沒有一些兒事，不但將她打勝，可以得個好老婆，咱還可以格外響名。」主意已定，即日由河南動身，日夜兼行。不到六七日工夫，已到了東安縣內。當下落了客店，就從各處打聽了一回，聽說有個徐文豹，現在那裡打得不分勝負。他聽在肚裡，暗道：「這姓徐的，難道有三頭六臂嗎？俺若不到此，由他逞能耀武；俺既到此，可不能讓他逞能了。」想了一回，也去擂台下看了一會。

這日卻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風寒，不曾上台，那擂台上，可掛著一面白漆粉牌，上寫著告白：「暫停一日」。蔡天化看了告白，當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趟。如果見著曹月娥，果真是好，他便放出彩花的手段，與他暗戰一番。又想到：「俺既然到此，且等他明日上台，俺將他打敗下來，還怕不是我的受用。若是今夜就去，倘被他知道，反敗了咱的英名。」因此一想，遂未前去。這也是曹月娥應該不被污辱的，天化死期將臨。所以古人說得好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蔡天化向稱彩花魁首，今日忽然動了這個念頭，未去污辱曹月娥，要想爭那英名。

閒話休表，卻說隔了一日，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。先著人到台上，將告白牌拿下。那時來打擂的，並那些小本營生的，熱鬧異常。蔡天化此時也到了擂台場內，卻因人多擁擠，不曾看見黃天霸等人在此；就使他會想到，他又倚恃著自己武藝。

又因黃天霸等拿過他兩次，均不曾捉住他，及至酒醉，誤為捉住，仍舊被他掙脫，他所以將黃天霸這干人，也不曾放在心上。倒是黃天霸等，雖然在此看打擂台，卻刻刻留神，防著他到此。

可巧賀人傑走出茶棚小便，瞥眼瞧見一人走過，好象蔡天化。

他將溺也不解了，就躡足潛蹤，尾隨在後，遠遠的跟了過去。

仔細一看，真是蔡天化，已進了那茶棚坐下。他便趕急飛跑，回至茶棚，打了個暗號，告訴眾人。大家聽說，還未開口，只見黃天霸等要奮勇出去，預備去捉。萬君召一見，即刻將天霸攔住，說道：「老兄弟！還不曾到時候，且不要空了手足！」

你道這是什麼話兒？原來萬君召說的，不要空了手足這句話，就是不要空捉了他——將這捉字拆開說成「手足」二字。黃天霸聽說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坐在那裡看光景。

此時台上的人已到全了，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過了。徐文豹已跳上台去。只見石勇到台口，向徐文豹拱手道：「尊駕學的高藝，咱家台主與那位徐師父，都已領教過了。但是在下還不曾領教呢！請賞個光兒，指教一兩手罷！」徐文豹笑道：「既是尊駕不棄，當得請教。便請過來罷！」石勇道：「主不占客，還請在先。」徐文豹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可有占了。」說著，即將外衣脫去，有人接過，向衣架上掛定。二人先分了門戶，立刻就交起手來。你一拳，我一腳，只見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後，或左或右，各盡所長。一來一往，鬥了有八個回合。忽見徐文豹飛起一拳，直向石勇打來。石勇才待要讓，徐文豹這一拳並未打下，復飛起一腿打來。石勇一見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正待將身子一偏，讓他這腿——忽聽一聲嬌喝道：「姓徐的你不必逞能！俺姑娘曹月娥出來會你！」話猶未了，又聽台下一聲道：「好！」就如萬馬奔馳一樣。徐文豹正是一腿飛去，打算石勇斷讓不過去。不意一聲嬌喝，走出一個女子出來。徐文豹趕著立定了腳步，將曹月娥上下打量了一會。但見她頭挽烏雲，高高的盤著一個堆螺髻，玄緞抹額，中間打著個鴛鴦結，高聳頂門，兩耳斜插著兩朵絨花，一對珠環低低垂下；身穿一件大紅緞灑花密扣緊身短襖，腰束著一根蘋果綠絲縵，下穿玄色湖緞灑花紮腳馬褲；窄窄的一對三寸金蓮，穿著一雙大紅繡履。

真個是柳眉杏眼，粉面桃腮，雖為閨閣佳人，實是裙釵武士。

徐文豹看罷，不覺暗暗喝采。曹月娥也將徐文豹看了一會，只見他兩道長眉，一雙狡眼，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心中也著實羨慕。彼此均打量已畢。只聽徐文豹說道：「小姐既然下顧，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。」曹月娥聽說，面上一紅，也就應聲說道：

「從來未有主占客先的道理，還是先請賜教罷！」徐文豹聽說，立刻就分了門戶，與曹月娥交起手來。只見他們兩人，一個是身如鐵樹，拳到處不讓分毫；一個是腰若柳枝，足踢時頗難躲避。忽然間蛟龍出水，氣挾風雲；忽然間臥虎翻身，勢撼山谷。兩個人一來一往，足去拳來，足足鬥了有百餘個回合。

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，哪個不大聲喝采！

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忽聽西北角上大吼一聲道：「姓徐的！」

休得逞能。爾休想這個老婆，須留給俺蔡天化爺爺受用！」這一聲大喝，那些台下的人俱聽得清楚，暗道：「這蔡天化是個緝拿的人，為何敢如此大膽，前來打擂？」台上的曹月娥、曹德彪，及徐寧、石勇四人，早已聽見，正要防備，蔡天化已跳上擂台。曹月娥抽了空兒，即向徐文豹說了一聲：「慢走，俺去就來。」說著，便退入後房。蔡天化才上得台，即與徐文豹兩下交手。不知蔡天化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